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〇期 ——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610b)

【人物访谈】找到林彪事件的黑匣子——专访中国女作家舒云	高伐林
【史实辨析】3 2 点发现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总结	舒 云
【各抒己见】林彪当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	史 学
【往事回首】傅崇碧和杨余傅事件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访谈】

找到林彪事件的黑匣子——专访中国女作家舒云

• 高伐林 •

细读中国女作家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看来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35年前的“九一三”在走过那段岁月的人的脑海中，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而当多维记者对中国女作家舒云进行笔访，读到她的答覆时，不免吃了一惊：1971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我一个字也没听过”；“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用她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打开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她锲而不舍地努力，调查百余亲历者和知情者，采访笔记厚达数尺，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在发表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40多万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

记得作家孔捷生写过一篇关于周恩来“道德神话”的文章，标题是《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最后的”？我想，他实在太低估中共制造黑匣的产量了，二十世纪的黑匣子还多着呢！而林彪事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多维记者细读《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感受到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重的阴谋气息——并不是林彪对毛泽东搞阴谋，恰恰相反，是毛泽东对林彪搞阴谋。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冠冕堂皇的“三要三不要原则”，毛泽东是否搞“马克思主义”姑且不论，他却是不择手段地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看来当局强加在林彪头上的罪名，都是子虚乌有；林彪是中了“套”，成为政治陷害的牺牲品。

舒云对于多维记者的有些问题，不便回答，请多维记者和读者理解。我们当然理解，不仅理解，而且对她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

◇ 对林彪“罪行”一无所知是我的幸运

多维：舒云女士，你好！祝贺你上下两大厚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出版。你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如何？那时对林彪有什么样的印象——见过他吗？

舒云：我从来没有见过林彪。“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上小学。我没有参加过红卫兵、武斗、大串连之类，基本上算是“文革”的旁观者。但是这种儿童视角，可能使我对“文革”的认识与众不同。

“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北京，却无缘见到林彪，也没有见过叶群和林立果。“文革”前我似乎对林彪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不宣传个人，加上我那时年龄小。那时也不是到处挂毛泽东像，但因为天安门城楼上有一幅巨像，所以对毛泽东印象还有一些。“文革”初期，到处挂起毛、林的彩色巨照，突然把林彪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使我对穿着军装的林彪印象极深。不过我那时搞不明白，为什么祝毛泽东是“万寿无疆”，而祝林彪是“永远健康”？几十年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身体不健康。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是他乘车环城一周，我也在家门口看，等了很久车队才来。车开得非常快，我又是近视眼，根本没看清飞驰而过的毛泽东和林彪（车上有没有林彪我也不知道）。1968年国庆节，我们学生作为群众队伍通过天安门，我还有机会见到领袖。凌晨一两点我们从北郊步行到王府井，坐在地上等到十点多，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林早就不见了，只远远看见城楼上有个穿灰衣服的，也看不清楚，我认为是周恩来……

多维：“九一三”事件时你在哪儿？听到文件传达林彪的那些“罪名”、“罪行”时你感觉如何？后来对林彪的看法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

舒云：我15岁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8岁到兰州空军当兵。“九一三”事件前，我已经办好了调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手续，不然的话，就走不了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罪行的三批材料，包括林彪叛逃的通知，我一个字也没听过，我又不看报纸，所以林彪有什么“罪行”我一无所知。

关于林彪事件，我有三件事印象极深。

一件是我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前，听说连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到团部开会，门口

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那个年代保密观念非常强，可也不至于团部开个会门口还站岗吧？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传达中央文件怕什么呢？我搞不清楚。

第二件事是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住在一位叔叔家。显然他们是知道内情的。有一天我在桌上看见一张字条，像他们家孩子写的，字体很幼稚，意思一看就明白：林彪倒了。我大吃一惊：红得发紫的林彪，倒了？

第三件事是这年国庆没有像以往一样在天安门庆祝，而是游园。虽然那时我还未成年，不会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想，但也模糊感到不对头。可是，林彪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为什么如临大敌呢？当然，我更想不到林彪想跑到苏联去。

对林彪的罪行我确实没有印象，倒不是不相信，也许是因为我不关心政治。我真正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文革”中上了一年中学，没读一本书，就下乡了。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我就是想关心政治，也不知道怎么关心。

之后我到偏远的西北当兵，营房的后面就是大山。部队每天三班倒，一星期上四五个夜班，白天睡觉，每三天中有一个半天训练，或者种菜地。班里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又不让听广播，甚至没有手表，一天到晚搞不清时间。因为经常值夜班，轮到政治学习极少，或者说政治学习我没往心里去。“批林批孔”我倒是参加了，但我是“后门兵”，怕把我送回去，怎么有情绪关心与我没有更多关系的政治？总之，我虽然有一大堆问号，但并没有想搞清打倒谁，为什么打倒？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身在大西北山中的我还是既看不到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报纸那时倒是有一两张，只是我已经养成不看报纸的习惯了。所以对于林彪的“罪行”，我还是一无所知。

也许这是我的幸运？使我在跨进中共党史大门的20年时间里，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来评判林彪和林彪事件。

◇ 有人至今不说林彪事件情况

多维：你是从什么时候对写林彪事件感兴趣的呢？

舒云：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写林彪是在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后，才慢慢做起来的，刚开始不敢想。

多维：你当时读到或听到什么，触动了你，使你产生进一步了解林彪其人其事的冲动？你在这些过程中，得知各方面人士，例如老师、将军们，对林彪其人其事看法如何？

舒云：1987年，聂帅传记组成立，老作家魏巍担任组长，我被调去当秘书，同时负责撰写建国初期和“文革”这两章。从此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采访聂帅，必然要听老同志讲到林彪，听到一些老同志对《聂荣臻回忆录》有些意见，认为不应该那样写林彪，这使我对林彪产生兴趣。这也是缘于少年时代对林彪由“神”变“鬼”的深刻记忆。我的第一本书《开国纪事》，专门写到开国大典时，林彪没有来北京参加庆祝，而是在前线指挥衡宝战役，这是唯一跨越开国大典的大战。这使我对林彪顿升敬意。

我的第二本书《天安门下的握手》，采访到林彪的部下苏静、谭云鹤和阎仲川（注1），战争年代他们都在林彪身边。尤其是苏静，平津战役期间，被林彪最先派进北平，代表他与傅作义那一方的代表谈判。我在书中写到：以林彪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说了傅很多罪行。这封

信署名“林彪”，交给傅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让他回去后立即交给傅。但是这封信并不是林彪写的，是总部写来的。因为信没有封口，邓看后不敢交，由苏静请示林彪。林彪说这封信是严厉了些，暂时不交也可以。但很快中央军委来电催，要尽快交。傅的女儿和秘书谁也不敢把这封信当面给傅，最后悄悄放在傅的办公桌上。所以傅是在协议签字之后才看到的，傅非常生气。傅的女儿说，如果在签字前看到，他不一定会签字。傅本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夺取张家口，给毛写过一封电报，说让毛为他执鞭（当马夫）引起的？

此书被台湾盗版，以《危城之鉴》的书名出版，说今日之台湾就是昨日的北平，看中共怎样劝降傅作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

后来我在写有关罗瑞卿、杨勇等人的书时，也都有意采访一些林彪的事情。我在这些书中提到林彪不多，提到的也多是战争年代，基本上正面肯定。这样慢慢地，林彪的材料就积累多了。

多维：你是用什么名义调查，是用业余时间还是工作之便采访？

舒云：当然积累林彪材料是我的个人行为。我只是想从历史、纪实、新闻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林彪事件，如实写出我的调查情况。

在写作聂传前，我已经开始业余读大学，上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拿到文凭，并曾经三次报考研究生。最后一次考上了，但要把我转到武汉某大学。我那时好不容易回到北京，所以就放弃了。进入聂帅传记组后，我深知自己的功底浅薄，又脱产读了一所大学。在上学的同时，我还在进行林彪事件的调查采访。

多维：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作调查，在中国大陆，林彪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你的采访对象对谈出这些往事没有顾虑吗？你是怎样得到他们信任的呢？

舒云：采访对象谈解放前的林彪，没有顾虑，他们刚开始很少谈到“文革”中的林彪，或只说些皮毛。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写林彪的书，所以也不着急，慢慢地采访，谈多少算多少。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边调查采访，边发表一些文章。写了傅崇碧、余立金等几篇，这样，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也开始信任我，愿意谈出一些情况。后来又发表了《林彪座机飞行员潘景寅》、《噩梦九一三——九一三中的小人物》等文章。采访对象对我熟悉了，也就愿意说了。

但至今，仍有人不说。

◇ 为什么当局不作调查、鉴定？

多维：你的调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在调查写作中，谁对你的启发最大？

舒云：“九一三”事件简单地说，就是一夜跑了两架飞机。但因为时间、空间的原因，任何都不可能完整地经历“九一三”事件。所以每个当事人都只是了解自己所在的一点，我就得找很多很多当事人，将他们了解的点滴情况集合起来，才能拼凑出完整的“九一三”事件。

我对王年一老师非常敬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公开在官方的会议上同情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使我非常震撼。

多维：调查中谁的证言最有价值？

舒云：我觉得我的采访对象说的都有价值，哪怕一句话，我也会如获至宝。

我会久久回想我的采访，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多维：你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舒云：80年审判“两案”时只发现一个林彪的“手令”。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有横竖两个，而且有两个人证实看到了第二个“手令”。

多维：对谁的调查让你感到最遗憾呢？

舒云：遗憾的是还有一些“九一三”当事者我没有采访到，有的带着心里话就永远走了。

很多“九一三”事件的当事者心中都清楚，如果真想搞清“九一三”事件，就不应该这样毫无调查。比如，李文普到底是自伤还是他伤？谁先开的枪？当时林立果急于跑，为什么要打李文普一枪？看来，是李文普说下车看看，林立果还没反应过来，李文普就下了车，然后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林立果一听枪响，本能地也打了一枪。

至于八三四一部队中队长萧某从后面向红旗车开的那两枪，可能在李、林两枪之前。

这些事情，现场那么多人，只要让大家都回忆一下，再对李文普的枪伤做个鉴定，就清楚了。可为什么不对李文普的枪伤作鉴定？为什么不对那天那辆大红旗车作鉴定？

难道不需要真相吗？

◇ 我举不出来林彪害过谁

多维：在你的长篇调查报告中，你没有阐述你自己的结论：林彪究竟是什么人，林彪事件的实质是什么，林彪集团成员的遭遇说明了什么？你能否对我们的读者谈谈，经过这次完整调查，你对林彪，对林彪事件，对“林彪集团”成员，有什么看法？

舒云：林彪不是一个害人的人，我举不出来他害过谁。

林彪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他是中共党内惟一不写检讨的人。为什么？他在苏联看到，苏联第一批五个元帅三个被斯大林枪决，被枪决的元帅及将领，都写了认罪书，而照样二话不说被枪决。林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检讨的。

林彪当然有他的缺点错误。但是我认为林彪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可是，林彪的捧也有主客观原因，客观上是整个大环境，尤其是那个被捧之人极愿意让人捧；主观上是林要保护自己，他当然不愿意像苏联元帅那样被枪决，但是他还是难逃罗网。

林彪的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我同情受林彪事件牵连的老人们。希望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两案”判决至今已经26年，但是据说邓小平说了，“两案”判决一律不动。所以不管多少人喊冤，“两案”审理的卷宗从来没有打开过，都是“维持原判”。好多受牵连的人现在已经高龄，生活困难；好多人已经含冤去世。

中共公布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惟一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拟定后的一个集体行动（注2）。但很多材料已经披露，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三国四方会议”。包括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被冤枉了。

审理“两案”时，已经搞清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划武装政变，谋划杀害毛泽东）没有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起诉书中，他们每人三条罪状，都没有“两谋”。

舒云：“文革”中，我父亲在山西总政五七干校当政委。干校中有八一厂的“黑帮队”，包括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夫妇等。我父亲把中央文件给“黑帮”徐立清看——看文件是一种政治待遇，“黑帮”是不可能有的，我父亲这个举动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父亲还说徐立清年纪大了，安排他到苹果园去，因为那里活轻。在我父亲主持下，干校从来不批斗“黑帮”，我父亲说上边没给我们批判的任务，“黑帮”在干校就是劳动。八一厂的张加毅是国际著名电影纪录片大师伊文思非常欣赏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的老家与干校只隔一条汾河，他父亲病重，他却不被批准回家。我父亲批准了，张加毅非常感激。这些事我父亲都忘记了，而张加毅没有忘，几十年后还专门对我讲起。

这些在那个“左”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你今天对“黑帮”好，没准明天你也成了“黑帮”。

父亲给了我一颗同情弱者的的心。

“文革”初我虽然是小孩，也挨过两次批斗。一次是“文革”初，院里的小孩集体批斗我，让我交代我父亲都干了些什么？我说他每天回来就在屋里写，也不知道写什么。当然如果我知道我父亲写什么，我一定会揭发。这次批斗很“文明”，斗者和被斗者都坐着。但我的心灵起了变化，平时我们都是一起在院子里捉迷藏、跳皮筋，怎么突然我就成了“反革命”？

还有一次批斗，那时我们班年纪大点的同学组织红卫兵，到我们大院招兵买马。我回家一问，我爷爷是地主，我的好朋友回家一问，她爷爷也是地主。我们俩哈哈大笑，报名红卫兵就没有下文了。但小学的红卫兵头头又来大院动员，说不管爷爷是什么，只要父亲是革命军人就行。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学校。加入红卫兵的审查是在学校传达室，小屋里挤满了人。让这些新来者自报家门，我个矮，第一个被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这没有问题，革命军人。你爷爷呢？我没有犹豫，说地主。马上全场安静。其实我要不说也没人知道，谁也不会去调查。有人说，革军出身不问爷爷。虽然收了我当红卫兵，但在人家心里，组织好像不纯洁了。那时我们都睡在学校教室的凳子上，没两天，就开了我的批斗会。那是个晚上，很晚了，人家都集合好了，叫我去开会。我和我的好朋友走进教室，满满一教室同学高喊口号，打倒地主狗崽子。我从来没有见批斗场面，一下子就蒙了。我一直以“革命军人”出身自豪，怎么突然间我就成了“地主狗崽子”？有人命令我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不摘。倒是没有打我，只是让我自己“采取行动”。僵了一段时间，口号声仍不断。我的好朋友也不自觉地站在陪斗的位置，她没自报家门，没人知道她爷爷是地主，但她也心虚。她首先摘下红卫兵袖章，我一看不摘下不了台，也自己摘下袖章，交给他们。

当晚，我的好朋友就要抱着被子回家，我跟着她走在深夜的北京街道，马路上没有一个人，除了温暖的路灯，四周像死了一样。我用被子盖住左胳膊，不想让人看见我不是红卫兵。从此，我就成了“文革”的旁观者。

这一段经历使我深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落井下石。

我希望对喊冤者的案情重新审理。

比如，当年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的空军报社某副总编，受到牵连，被发配回农村。林豆豆都落实了部分政策，而他至今连身份证也没有，是个“黑人”，取个邮件都因没有证件取不了，更不要说不能坐飞机之类的事情了。

比如王飞（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至今生活费还是每月300元，连请个保姆都不够。

比如胡萍（当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双目失明，每月生活费也只有三、四百元，医药费积欠下了几十万报不了。

还有当年抄走的林彪遗物、存款，除了林豆豆的个人东西发还了之外，都没有发还，应该呼吁把这些东西还给林彪后人。

◇ 林彪事件套中有套

多维：我在读你的书时有些感觉：您对汪东兴、对江腾蛟（前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李伟信（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等人在林彪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特殊的使命，欲言又止，呼之欲出。您能否进一步作些解释？

舒云：在林立果身边的人中，林立果最听江腾蛟的，毕竟江是和他父亲一辈的人。

某官员曾问我，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根据材料分析。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毛泽东南巡和林立果回北京联系起来，一联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某官员说，你是对的。

本来嘛，汪东兴等人的回忆录中，已经提到毛泽东产生了怀疑。

在整个林彪事件中，有很多“套”。例如，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大将张春桥，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一般认为林彪最恨江青，但不敢对着江青。而江青集团靠张春桥在撑着，打倒了张春桥，江青自然就没有市场了。

我想，张春桥自己跳出来，摆出与毛不一致的样子，引林等发怒。是不是也是个“套”？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林彪没有“尾巴”，他不像刘少奇，刘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林彪什么也不干，也不表态，也不要权。可是他的一双儿女放在空军，黄吴李邱又都是他的干将，能眼看着军权落到了林手里吗？

可是要打倒他总要有个理由吧？

多维：你以个人之力，作了迄今林彪事件最完整的调查，你认为要彻底揭开这个谜，当务之急是什么？

舒云：我认为要揭开林彪机毁人亡之谜，飞机上的黑匣子非常关键。

我觉得林彪是被“软绑架”。就是说，不是明目张胆地捆绑，而是骗，骗你自动上飞机，但上了飞机到哪，是到苏联还是大连，或是广州，就由不得你了。像早先那次被叶群他们骗去井冈山一样，叶群和林立果可以骗林彪，飞出国境才摊牌。所以说“黑匣子”非常关键，它录了最后30分钟的对话和飞行路线。有人认为当时他们的飞机飞到苏蒙边境又转回来，我认为没有飞到苏蒙边境。

希望俄罗斯能公布当时苏联拿走的黑匣子和在坠机现场拿走的证据，还有他们掌握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所有档案材料。也希望蒙古公布他们掌握的材料。

多维：你对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有什么希望吗？

舒云：我希望有更多像澳大利亚汉纳姆那样的有心人，继续追寻林彪事件真相，例如，去翻阅前苏联的克格勃档案，披露出来。

注1：苏静，曾在林彪手下担任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1949年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期间担任林彪的政务秘书。1949年后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阎仲川，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参谋，“文革”时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2：“三国四方会议”本指1970年4月，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领导人会议，越南当时未统一，分南方、北方，所以如此命名。林彪事件后江腾蛟交代说：1971年3月，林立果为在上海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政变，参加者为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林立果称之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三国”的负责人加江腾蛟。

~~~~~

## 【史实辨析】

### 3.2 点发现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总结

• 舒 云 •

至今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林彪依然被妖魔化。笔者在近20年里，查阅大量史料，反复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者，去伪存真，获得很多惊人发现，撰写《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

“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大案小案基本都翻了案，惟独“九一三事件”铁打不动，所有的脏水继续泼在林彪头上。

请细细品读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就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此证明林彪一伙的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这些中央文件里，关于林彪的说法，错处很多。

是“私调三叉戟运输机”吗？林彪是第二号人物，毛泽东不坐飞机，林彪就是专机第一号人物，整个专机师都在为他服务，他想坐专机还不是随便坐，还用“私调”吗？

是林彪开枪打伤他的警卫人员吗？否！是警卫人员自伤！

陈伯达“猖狂进攻”？他的调子远没有汪东兴高。

如果说林彪是陈伯达的“黑后台”，为什么在审讯陈伯达时，根本就不问有关林彪的情况？为什么1980年审判“两案”，把陈伯达划到江青集团中？

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怎么是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都在政治局常委上提出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并没有提。谁听林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更何况是毛要林当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林彪讲话，是毛首肯的，怎么就成“突然袭击”？

林彪把陈伯达编的《林副主席语录》划掉，根本没有印发。恩、列、毛的语录由汪东兴印发，也没有散发，如何能“欺骗不少同志”？

完全是颠倒黑白。

至今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林彪依然被妖魔化。那么民间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是个什么状况呢？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说，虽然“九一三事件”披露了很多材料，但关键的材料缺失。加上大量伪造的材料，使“九一三事件”的很多结论是完全错的。

现在看，如果单说“九一三事件”本身，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而且当事人没有一人历经全过程，都只接触到短短一段。要提“九一三事件”，就不能不说到1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不能不说到毛泽东南巡，也不能不说到“九一三事件”中的各种反常现象。笔者在近20年里，查阅大量史料，反复走访了100多位当事者，去伪存真，获得很多惊人的发现，本书将对“九一三事件”作颠覆性的总结。

（1）一般说，1971年9月12日夜，是叶群接到周恩来电话，才改变第二天早上6点走的决定，连夜出逃的。实际上叶群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还“安静”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叶群在干什么？无人回答。笔者发现，周恩来警卫披露周恩来在接到张耀祠报告后，特意回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叫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许离开，也不许接电话。周恩来出来后布置警卫严密封锁新疆厅，不许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许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谁？有黄永胜。叶群得知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又得知北京封了飞机，按常理她会想到问问黄永胜，看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却找不到黄永胜了！办公室没有，家里也没有，哪里也没有。黄永胜怎么可能找不到？于是叶群认为黄永胜被抓起来了，她才临时决定连夜走，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大叫快走，有人来抓你了。

（2）设国家主席，本不是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六遍？过去认为，毛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坚决要当国家主席”。但笔者发现，毛泽东把“不当”和“不设”分开了，“不当”是坚决的，“不设”不但不坚决，还多次说过你们愿意设就设，毛甚至设想了主席和副主席人选。根据吴法宪、邱会作新披露的材料，毛让林当国家主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林彪、陈伯达、康生、周恩来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也可以解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坚决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如果毛坚决不设，谁敢提设？是欲擒故纵吗？

（3）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是个什么角色？他比陈伯达跳得高，还“误导”了黄、吴、李、邱，但毛泽东却让他过了关，而把陈伯达打成“反党集团”，这是为什么？笔者发现汪东兴是个神秘人物，是他传达的毛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会上说过，会下也与黄吴李邱说过。这就使庐山会议上的很多事情好解释了。但是毛不会把意图全盘端给汪东兴，汪既然得知毛同意设国家主席，当然积极鼓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怎么却成了反党纲领呢？

（4）是林彪想当接班人吗？作者采访并研究了史料，发现并不是林彪想当，而是毛硬要他当。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几次要林到会，林彪就是不来，藉口有病躲在大连。林彪为什么不来？因为毛给江青的信中说，对林518讲话感到不安，说从来没有这种提法。如果仅是家信，也就罢了，偏偏毛让周把信送给林彪看。林彪的518讲话完全是按毛的调子，却成了“罪过”，换谁也不会再出山了。可是林彪为什么又出山了呢？毛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林彪打电话。推测毛的意思，说林那篇518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要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并传达全党。这不就等于给林彪的518讲话“平反”了吗？毛又说你不来我也宣布你是“接班人”，林彪左右不了，但他又不想让宣布。于是他匆匆到会，讲了这个意思。果然大会文件虽有这个意思，新华社又确实没有宣布。但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刘少奇站得远远的，林彪站在毛身边，这还用宣布吗？

（5）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林彪讲话是“导火索”，引发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对张春桥的攻击，最终引发毛大怒，酿成“九一三事件”。起因是8月17日张春桥在最后一次宪法讨论会上，不仅否定了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还故意把林彪比作赫鲁晓夫，激怒了吴法宪，吴拍桌子，大吵，会后马上打电话给北戴河的叶群，叶群马上报给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再开会时，吴在林支持下准备反击，张春桥却不说话了，通过了三个副词。张春桥得到高人指点了吗？但林以为抓到了张的小辫子。而且毛故意在林面前说让张春桥当总理，这才有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林彪批张的讲话。

毛南巡时说林的讲话他事先不知道。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8月22日下午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8月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而据作者考证，毛事先知道，还同意林彪不点名地批张春桥。毛为什么出尔反尔？这一切都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吗？

（6）毛在庐山上有一句名言：“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没人想到毛指的真是直升机想炸平庐山。其实在庐山上平一块直升机场，是为了接送中央委员上山，选址的人并不知道选在毛住房的上边，于是毛开始疑心。

（7）毛拿陈伯达当替罪羊，实际上是对着林彪。但毛却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我和林彪都认为”。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特意提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本看不出“电闪雷鸣”，甚至江青都认为叶群犯了错误，林彪没有什么。

（8）为什么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首先闹起来？因为华北组有陈伯达和汪东兴。陈伯达在中央负责华北地区，到华北组情有可原，为什么汪东兴也挤到华北组？致使华北组简报引发200多位中央委员一致声讨张春桥？

（9）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本书作者详细披露了简报出台的过程，通过李雪峰秘书黄道霞的证词，证明不是一个“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一人。更有意思的是陈伯达在定罪时是“林陈反党集团”，1980年审判两案时却成了“江青集团主犯”，这是小孩子做游戏吗？

（10）陈伯达编马列讲天才的语录，并没有散发，而毛《我的一点意见》说他“欺骗了200多中央委员”。没散发如何欺骗？

（11）中共中央在《粉碎林陈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7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甚至说陈伯达在林彪支援下，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革命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这完全是胡说，陈伯达视察华北，是中央和毛同意的。因为华北几省的头头都是军人，陪同陈视察，怎么就成了阴谋呢？因为毛认为华北军队多，陈与军队“勾结”，想造反。

（12）庐山会议后，毛非常活跃，而林彪却没有任何活动，坐在黑屋子里等“死”。

（13）1970年底，毛让林见斯诺，想让林彪暴露。林就是不见。毛非常生气，才有了与斯诺那一段“四个伟大讨厌”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对林彪的态度。

（14）毛说叶群喜欢听小道消息，可是毛为什么不查小道消息的来源？小道消息都来自汪东兴。其次，叶群为什么愿意打听小道消息？因为毛常常说话不算话，一件事情对张三这样说，对李四那样说。叶群只能打听汪东兴那里的小道消息，明了毛的意图，以此紧跟。这也可以说明林彪一贯的思想，不想独树一帜，只想跟着毛亦步亦趋。

（15）毛说林不见他，其实庐山会议后林想方设法想见毛，当面说清楚。为了通过江青见到毛，甚至最讨厌照相的他任江青摆布照相。但毛就是不见。

（16）毛泽东为什么南巡？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那么多措施，而林彪却在“冬眠”，毛不得不南巡，打草惊蛇。毛为什么第一站选武汉？因为他认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死党”。毛对刘丰大讲林彪，却又严格对林彪封锁。但实际上毛希望刘丰透露。毛在武汉等了几天，刘丰没有报告林彪。他只能继续到南昌、长沙，让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是为什么？因为广州军区是林彪的“老窝”，两千多名师以上干部中总会有人报告林彪。林彪听了还能稳坐钓鱼台吗？果然，9月8日，林立果在接到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顾同舟的报告两天后，回到北京策划杀毛。

“九一三事件”前，林立果的活动很多，林彪的活动依然没有，那么林彪知道林立果的三个方案吗？没有证据。倒有证据表明，9月12日林彪提出要见尼克松。

（17）以前的探讨九一三的文章，毛南巡和林立果的动作是各写各的，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把毛的行动和林立果的行动放在一起看，虽然包括汪东兴的文章也简单提到毛对林立果的行动有所察觉，但未深入。我第一次把两者放在一起，惊异地发现毛的每一步都在林立果刚刚议论之际，好像毛有千里眼顺风耳一般。毛到杭州，正是林立果议论如何杀毛的时候，毛分外警觉。林立果说炸专列，毛马上命令专列转移，汪东兴还提出在专列上搭个棚子防晒（实际是防轰炸）。林立果说炸硕放桥，硕放铁路沿线马上派部队巡逻，严查铁路涵洞、桥梁。毛突然调回专列，紧急开往上海。林立果想烧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汪东兴命令油库加双岗，毛泽东到了上海不下专列，随时准备出发。最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怕林立果轰炸中南海，白天到了丰台，却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中南海。……这一切都说明，林立果身边有毛的耳目。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18）林立果的三个方案都没有展开。9月12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打破了林立果杀毛的企图。林立果只好采取第二个方案打算南逃广州。还在研究南逃名单时，周下令封锁飞机，林立果只好采取第三个方案北逃苏联。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疑点：毛突然回到北京，谁报告了林立果，才使林立果连夜飞往北戴河？这个以前被忽略的细节，作者采访和研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立果的三个方案都没能展开，更充分地说明了毛有内线。

（19）过去包括“两案”审理，都认定只有一张林彪手令。而作者在采访中最先发现，林彪手令有横竖两张。那么林彪手令是林彪写的吗？作者分析了林彪手令的内容、语气、笔迹，认定是模仿。

（20）林豆豆得知母亲和弟弟的企图，为什么没有向林彪报告？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要报告，为什么被姜作寿阻拦？林彪到底知不知道逃往苏联？如果有人报告他，他还会不会走？

（21）林豆豆那天反复做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的工作，但李文普不相信，认为豆豆有“精神病”。李文普为什么在去山海关机场的中途下车？他说是因为听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成了林彪叛逃苏联的惟一证据。林彪真的问过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吗？李文普下车后为什么又自己打自己一枪？李文普不承认自伤，但他自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子弹擦过前胸到左臂。他从右车门下车，如果背向车门，应该擦后胸到左臂，如果面向车门，应该擦前胸到右臂。仅此一点，就证明李文普是自伤。

（22）笔者第一次详细披露了写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小本子是如何被发现的，并列

举种种疑问。据李维信说，这个小本子被于新野拿到北戴河了，但为什么却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别的有字的纸都烧了，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一个本子？旁边还放着个张着大口的空包，像要准备装走又没来得及似的？

（23）江腾蛟9月13日在并未得知林彪下场如何时就自首了，他在监狱里态度最好，待遇也很好，想吃豆腐脑儿就有豆腐脑儿。这中间有一系列疑点：他仅是一个军级干部，为什么毛几次说他不好，不能重用，是不是苦肉计？江腾蛟在林立果策划“两谋”中最积极，王飞等都在泼冷水，认为不可能，而江腾蛟提出一个又一个杀毛方案，也不管可行不可行。林立果是个毛孩子，而江腾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啊，为什么也如此幼稚？是想让林立果留下罪证吗？

还有李维信，在法庭上说感谢组织上给他配眼镜。江青秘书阎长贵进了秦城监狱，眼镜马上就被没收了，而李维信提出配眼镜，居然给他配！李维信是直升机上惟一活着的人，他又一直在林立果身边，好多证词都是关键词，就是他证明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计划。

（24）毛让拦截直升机，说不行就打下来，决不能让飞出去。但毛为什么不让拦截三叉戟？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八三四一部队完全可以把林彪扣住，也完全有条件不让飞机起飞，为什么最后林彪还是坐着飞机飞走了？

（25）林豆豆报告八三四一部队后，为什么上边让林豆豆也上飞机？

（26）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林为什么提出要抓叶群和林立果？林豆豆为什么说林彪是被“劫持”？林彪知不知道逃往苏联？为什么最后他主动上了飞机？

（27）关于二五六号三叉戟飞行员潘景寅，过去从未见披露过他在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吃了安眠药。笔者采访到西郊机场安政委，他在送潘景寅上飞机前，听潘亲口说他吃了安眠药。这个举动说明潘对“两谋”毫不知情。

毛说潘长得像他的大儿子毛岸英。1967年七二〇事件，毛从武汉出逃，专门选了潘景寅的飞机，从此毛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也就是说，潘是最后为毛驾驶飞机的飞行员。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总编辑提问时说，潘景寅是个好人。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

（28）林彪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还是迫降后起火？是导弹打的还是定时炸弹爆炸？为什么潘不等机组全部上来就开动飞机？为什么不耗掉一些油就急急忙忙迫降？60公里外就有一个机场，为什么却迫降在野外？失事飞机应该怎样调查？为什么中国没有派专家到现场？

（29）作者最先提出黑匣子的问题，并开始研究。三叉戟的黑匣子在谁手里？苏联对调查失事飞机如此积极，为什么又一声不吭？苏联退休的克格勃头目透露，听当地老百姓说，林彪座机飞到了苏蒙边境。苏联的雷达干什么吃的，为什么“听当地老百姓说”？据作者考证，林彪座机飞不到苏蒙边境。

（30）有人说林彪座机在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据作者考证，林彪座机在山海关没有加油。这在9月13日林彪座机起飞后没多久就搞清了。据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说，当时在指挥所，李德生就反复让山海关机场查，到底加了多少油？能不能飞到伊尔库茨克？尚登峨查明后回答，在山海关机场没有加上油，飞不到伊尔库茨克。

（31）为什么歼击机没有打下直升机？是飞行员技术不行，还是故意不打？50年代初有一架英国客机被中国飞行员误伤，中国飞行员被判了刑，全空军通报。那个年代直升机都是专机，谁敢打直升机？

（32）据1980年“两案”审理，没有发现黄吴李邱与“两谋”有联系。换句话说，黄吴李邱对“两谋”毫不知情。在审判“两案”中，审案人员逼黄永胜警卫参谋费四金做假证，黄永胜9月12日在京西宾馆见到了林立果，费四金坚决不做，否则，黄吴李邱和“两谋”就说不清了。林立果搞“两谋”为什么不依靠黄吴李邱？

这种种疑点，都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

（本文是作者《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的前言）

~~~~~

【各抒己见】

林彪当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

• 史 学 •

在1980年，对林案的审判中，没有对林彪“叛国投敌”的重要情节，进行当庭“查证”的工作。既没有当庭展示林彪座机的全部飞行路线图，也没有让李文普当庭指证林彪的出逃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更没有让林彪遗属，对“林彪当年是被绑架”，这一重要异议，进行当庭陈述和辩护。事实上，专案组查了十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说明，林彪确实有向前苏联出卖我军的重要情报、我国的领土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因此，人们现在头脑中对林彪“叛国投敌”的印象，都是来自当年“中央文件”的描述和政治概念，而没有从法律上加以认定的根据。

何谓叛国？只要是出国，就是叛国，那是文革中的错误“概念”。在“改革开放”的当今，这种“概念”，显得何等荒谬。

现在，世界上有公认的“政治流亡”的法学概念！如果认为逃到国外去“政治流亡”，就是“叛国”，那么，列宁、孙中山、斯大林、叶挺、周恩来、蔡畅，黄文欢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曾是“叛国者”。事实证明，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叛国”与“政治流亡”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敏感问题，也是我国现行法律，至今没有和世界普适的法学概念接轨，没有能正确规范的问题。

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国家”和“执政者”之间的区别，搞清“叛国者”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区别。

国家，就是在“国家”这个地理范畴内的各族人民利益的集合和体现。“执政者”，只是在某个时间阶段内，国家的“当权者”。如果这个当权者，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它就代表了国家，反之，它就不能代表国家！“执政者”不代表，甚至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国家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国家最终要消亡的观点看，阶级和政党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国家。而“执政者”的寿命，与“国家”存在的历史长河相比，更是转瞬即逝！

国家还是一个文化的范畴。目前，大陆和台湾，虽不同属一个“政体”，但是，它们同属一个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文化一中”的概念。从这个观点出发，现在国民党中一些人，虽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仍坚决“一个中国”。所以，他们也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多个独立的“政权”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它们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从现今世界主流发展看，执政者、执政党的轮换，更是日益频繁，习以为常。国家，正是在这种合乎人民利益的“执政者”的频繁更替中，向前发展！从这种进步的观点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只是中国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立的。但是，国民党腐败了，被人家取代了。国民党很自然地成了下台的“在野党”。但是，中华民国还存在着。如果有一天，国民党“凤凰涅”了，那么，它重新回到中华民国的执政地位上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创立的。但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它永远的执政者。如果有一天，我们腐败了，那么，无可避免地要被别的政党或“执政者”，所取代。但是，中国是一定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那种所谓的“亡党”与“亡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政治武断”！从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政党的理论出发，有一天，共产党、国民党都会先行消亡的。但是，中国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把“国家”和“执政者”、“执政党”混为一谈，正是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国论”、“党国论”的封建残余意识，在现今社会的体现。

搞清楚“国家”和“执政者”的区别，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讨论的关于“叛国”与“政治流亡”之间区别的问题。就清清楚楚了。

搞政治，就难免有反对者，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执政者如果处理不好与“持不同政见者”的关系，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那么，“持不同政见者”不堪执政者的压迫，出逃国外，是很顺理成章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流亡”！

“叛国者”反对的目标主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治流亡者”所反对的，是“现行政体”或“执政者”。两者绝不可同日而语！封建君主把反对他们的叛逃者，一概定为“叛国者”（比如，沙皇和满清王朝，就把列宁和孙中山定为“叛国者”），正是因为沙皇和满清认为，“朕即国家”。反对“朕”，即反对国家。如果我们今天还把“政治流亡者”，定义为“叛国者”，那么，我们与封建君王，何异？！可以这么说，凡是不能从法律上，正确区分“叛国者”和“政治流亡者”的政权，都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集权的色彩。

我们说，林彪不是“叛国”，而最多只是“政治流亡”，就是基于林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专案查了几十年，如果要让人们相信林彪背叛他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就必须拿出林彪背叛和出卖祖国的直接证据。但是，这正是当年的法庭，极力回避的。事实上，林彪反对的，仅仅是陷中华民族于“十年浩劫”的民族罪人一毛泽东和“四人帮”，而不是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华夏中国，更不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所以，他不仅没有叛国的主观动机，也没有叛国的实际行动。他的飞机上没有带走任何“国家机密”，他有的只是“亡命天涯”的无奈。

与林彪命运相同的老资格的越南共产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黄文欢，当年也是因为不堪党内“执政者”的迫害，才不得已流亡中国。我国能够以“老战友、老同志”的身份，充分理解他

的处境，给以良好的“政治庇护”，就是因为我党、我国，从不认为黄文欢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真正叛徒和越南人民共和国的无耻“卖国贼”。既然如此，我国政府，为什么不能理解共和国的缔造者，林彪元帅的出走苦衷呢？当年那种采用“双重标准”得出的“结论”，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吗？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叛国者”呢？当今极力主张“台独”的陈水扁、李登辉之流，尽管陈水扁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也没有“叛逃出国”，但是，他们反对一个中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败类和“叛国者”！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利用“执政者”的权力，出卖国家利益和领土，他们虽然没有流亡国外，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祖国的“叛国者”和“卖国者”！

因此，鉴别“叛国者”的标准，绝不是看他是否流亡国外，看他是否跨出国门，而是看他是否真正出卖国家的领土和利益。

综上所述，林彪当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

~~~~~

## 【往事回首】

### 傅崇碧和杨余傅事件

• 舒 云 •

1

在傅崇碧将军高大的客厅里，除了一面窗外，三面墙都是字画，有军中书法家李铎题写的铜铸的近一人高的大大的“寿”字，也有一位100岁的老人在80岁时写的苍劲墨宝。其中最醒目的正面墙是舒同的字，共有三帧。中间一帧大的，书着李白的一首七绝：“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边的条幅题着傅崇碧黎虹同志和乙丑年春舒同。黎虹是傅崇碧的夫人。条幅上十个大字：“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出处不得而知，但这几个字足以概括傅崇碧将军坦坦荡荡的一生了。

傅崇碧将军笑着说：舒同这几个字值钱，前几年有人想拿十多万元来买，我不干。这怎么也不能卖。傅崇碧说，不要说现在舒同不能再写字了，就是能写，也不能卖。我们的话题就从书画开始了。傅崇碧说他自文革重新回到家后，舒同来看他，就请他写字，连他的警卫员也要给写了。说现在有时间了，练练字，练字就是气功。人立起来写字，一鼓劲就是300字，对身体有好处。傅崇碧说那我拜你为老师。就在那时傅崇碧开始练写字。他说他十多岁参加红军，当兵前没有读过几个月的书，当兵后战事繁忙更很少摸笔。正好那一段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天天练练字，他说他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练习过字。他坚持天天写字，就是像舒同所讲主要是练习气功，锻炼身体。他说虽然他对书画不是那么爱好，过去没有基础，也没有时间，所以自己不是什么文化人，但他一直对文化人很敬重，爱书画如宝。加上到处请他去看画展，也经常有名人送给他一些书画，所以他积存的书画名品不少。文革中，郭沫若病得很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傅崇碧去看他，说郭老给他的字，都没有了。郭沫若说过去我的字太多了，厕所饭店到处是我的字，文革中批我了，现在我不能写字，也就不写了。傅崇碧说我是很喜欢你的字的，你能不能再给我写一幅。在文革中，傅崇碧保护过郭沫若，郭沫若很感激，说现在我不能写了，让我老婆于立群写，她的字好，没有我的值钱，你要不要？你要的话让她写我签名。说完叹了一口气。傅崇碧说要。郭沫若这么说是原因的。在文革中，一切值钱都变成不值钱的



了。北京军区一位将军当年曾经担任过警卫工作，他说，郭沫若那时受了冲击，心情不好，又没有事干，就每天由于立群陪着到故宫和天安门之间的院子里练字，写完就扔在地下。一上午写下来，地上一大堆。他们走后，警卫就把地上收拾干净了。每天如此，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位将军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或者有人想到也不敢偷偷留下一两张。如果留下，那现在就值大钱了。不过那时都惦记着划清界限，谁敢私藏封资修的东西啊。郭沫若说既然你要，就让她写吧。于立群写得很长，郭沫若的几个孩子都在一边看。写完后让郭沫若签字，郭沫若躺在床上是想签个名字，但是手腕抖了好半天，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最后还是于立群代签上了名字。三天后，郭沫若与世长辞。

傅崇碧有一个珍贵的樟木大箱子，里边保存了不少名人字画。有毛主席应他的请求给他写的，也有朱老总给他写的。还是一张小字是周恩来总理给他写的，总理说他的手写不了大字，就给你写张小字的吧。总理的胳膊在延安从马上摔下来摔坏了，没有接好，写字很不方便。毛主席写的字是文革开始时写的，朱老总是傅崇碧抗美援朝时给写的。那是出国前朱老总来看望部队，傅崇碧就抓了他的“公差”，朱老总很高兴给他写了。现在，这些领袖题的字是什么内容傅崇碧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在那个箱子里，还有董老，董必武的题词，以及傅崇碧在延安时请毛主席的老师当校长的徐特立和谢老，谢觉哉写的字。何香凝也给他写过一幅字。傅崇碧说他在朝鲜还和来朝鲜慰问的梅兰芳成了好朋友，梅兰芳送给他两箱子他自己在艺术顶峰时录的唱片。这些都放在这个大樟箱子里，塞得满满的。后来巴金到朝鲜采访，去了傅崇碧当军长的那个军，那是一个英雄军，巴金一下子激动起来，要写长篇，跟傅崇碧要参考资料。傅崇碧不愿给，这些资料都是战争中最原始的资料，很珍贵，如果要遗失就再也找不到了。巴金没有办法，就去找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杨得志说话了，傅崇碧不给也得给了。这样巴金向傅崇碧借走了不少资料，说一定还的。后来巴金为傅崇碧这个军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文革前，巴金把清样拿来请傅崇碧提提意见。傅崇碧把这部稿子交给了陆杨，说他工作忙，对文艺又不通，让陆杨看后，替他签个名退给巴金。陆杨曾在傅崇碧这个军当过军政治部主任，后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文革中陆杨家被抄，巴金的稿子被抄走了。傅崇碧重新回到北京后，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碰见巴金，傅崇碧很抱歉地对巴金说很对不起你，借去的那些资料全部叫抄走，再也找不回来了。问他那部清样还在不在？傅崇碧苦笑笑，说也不在了。巴金说那这部稿子就再也没有了。说这话时，巴金很难受，傅崇碧也很难受。

这也是在回忆录热的时候傅崇碧一个字也不写的原因之一。

傅崇碧被释放出来后，那个价值连城的大箱子已经无影无踪，连同他放在箱子里的所有历史资料一块不见了。连他在301的病历也没有了，还说什么呢？傅崇碧是个很有心的人，他在战争中就很注意保存资料，专门找了个有文化水平的人帮助他搜集整理，行军打仗的道路、地名、作战地图以及抗日时期的剪报，战斗故事等，写了五大本子，专门用美国产的帕克墨水，怕时间久了掉色。多年下来，积了大概有好几百万字，稍加整理顺一顺就是生动真实的文章了。还有好大的一捆报纸，以及红军时代的照片，这些全部都没有了。后来杨得志、李志民等写回忆录，都问傅崇碧要材料，说把你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傅崇碧说哪里还有，全丢了，太可惜了。傅崇碧几次追查那个大箱子，抄家的登记本上有这个大箱子，但就是找不到，估计早就烧成灰了。

这使傅崇碧很伤心，从此决心不再写回忆录。他说什么也记不清了，连毛主席给他写的字的内容也记不起来了，还写什么呢？没法写。但是，不写回忆录不等于没有回忆。傅崇碧说他酷爱历史，喜欢读历史传记，他说他把烈士传都买全了，每一本都仔细读过。他在细细地思考历史，个人的悲剧和祖国的悲剧是分不开的。

傅崇碧80多岁了，除了耳朵聋一些，身体还是很好的，走路仍然是标准的军人风度。他说他已经一冬没有出门了，是没出屋门，而不是出院门。虽然他的小院就在北京繁华的大街边，但他连屋门也没出，更不出院门了。但是，这回不能出门是病魔的关系，而再也不会是什么“杨余傅事件”了。看得出老人很寂寞。坐在那里长久地望着舒同的字，不说一句话。他的夫人听不见动静，急忙过来看。傅崇碧说没事。看起来，他的夫人比他年轻很多，身体很好，不知道她是怎么闯过文革的，想必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傅崇碧的经历还相当有传奇的，他老家在四川通江县，1932年在他16岁时就参加了红军，一直在枪林弹雨中，曾七次负伤，大小不同罢了。傅崇碧说他十八九岁当团长，那时负伤最多，以后当师长军长就负伤少了。其实，他当了军长师长还是一打仗就往前跑，有一颗子弹从脑门穿过去，从后脑勺出来，当时听见子弹声由很高的嗡嗡声突然变了，打得地面直冒土，傅崇碧赶紧趴在地上。这时候已经让子弹串糖葫芦了，他还不知道，以为叫小石头砸了一下，站起来还在往前走。走了二三十步，警卫员说，首长，你脖子有血。一摸，真有血。这时血已经流得很多了，就想喝水。那子弹还算长眼，要是稍低一点，就完了。打小腿上那次也是贯通伤，还好没有伤着骨头，卫生员给扎了绑腿，天天换药，他坚持不住医院，就骑马行军，指挥打仗，一二十天就好了。傅崇碧说那时真是年轻啊。

我望着傅崇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照的那张照片，确实年轻。那时他还不到40岁，猛一望去，以为他才20郎当。现在他老了，但他的步态和笔挺的军人身姿依然年轻。他的夫人是个医生，也许这是他保健好的原因？不过我想，一个人心态年轻是最重要的，尽管你七老八十了，但 you 有一颗年轻的心，你就永远不老。傅崇碧在离休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文革中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就是在卫戍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被莫名其妙关了起来。说着说着，老人就好像走路走顺了一样很快拐到那些伤心往事的小路上，只是语调极平淡，仿佛是在谈别人的事情。

那是1968年的一天夜里，谢富治打电话告诉傅崇碧，说林彪和中央文革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要马上通知。傅崇碧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叫团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他自己先赶到了人民大会堂，他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他被关七年的头一个夜晚。最先觉得有点怪的是郑维山被林彪训了一通，责问他怎么来了？把郑维山吓得够呛。是傅崇碧通知的郑维山，虽然郑维山不是卫戍区的干部，但他是首都办事处的主任，傅崇碧觉得也应该叫他来听一下，就通知了他。谁知道却通知错了。那天夜里，参加接见的有军队里的总长副总长，他们全都到了，林彪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也都到齐了。傅崇碧的情绪并没有因为通知错郑维山而受影响，他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天。这时候，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对他说：你到沈阳，当第一副司令，温玉成接你的手，主管卫戍区。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干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是打仗。傅崇碧突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职务，不让交接，甚至家也没让回，他有牢骚。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走

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关七年。一个加强班30多人看他一个，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地方，大概是怕让人知道。

关起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征兆，放出来也没有什么征兆。1974年，终于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七年与人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肖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过去总理身边的人傅崇碧都认识，现在来的这个不认识。他怕又有点什么，就问陪他来北京的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说去不去？保卫科长说：我跟你一起去。但是保卫科长要上车，却让人家训了一顿，说你去干什么？没让保卫科长去。总理那时住在西华厅，傅崇碧哪一天也要去，甚至去个三回两回的，而这回车过了中南海西门还往北开，到了小西门，不进，又往北。这时还有幻想，说可能从北门进，北门还是没进。等过了养蜂夹道，还往北，傅崇碧以为完了，又受了骗。直到一直开到文津阁的一个院子。那地方傅崇碧知道，是中央文革材料小组的所在地，有七八间房子。他心说，这回又骗了我了。没想车还往前开，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总理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总理，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他记得他在七八年前被关起来时，最后在人民大会堂也是总理跟他说的话，总理说工作有得是。你的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党考验，将来出来为党工作。傅崇碧记得清清楚楚，那是3月22日。烟还没有抽完两颗，就借口保护给关了起来。

周总理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总理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总理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

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 3

傅崇碧被关起来时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犯了什么错。直到关了很久后的一天，他从小窗外看见一条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还想了好久，没听说有叫杨余傅的人啊。他哪里想到杨余傅是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自己。当他坐在书香味很浓的客厅里平静地讲着这件笑话时，其心中的酸甜苦辣是不言而喻的。他说他那时并不敢反对谁，只是看不惯，搞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了？他就和总理商量，总理说，不能急，拖吧。傅崇碧就拖，实在不能拖的，就偷工减料，办个10%。在卫戍区不得不经常和江青、叶群打交道，对他们的指示他每次都记录在案，还搞了个录音机录下来，省得空口无凭。这方面傅崇碧吃过哑巴亏。有一次叶群让办一件事，事后，她不认账，别人在场也不敢证明，傅崇碧只好自己兜起来。就是这样谨慎又谨慎，他的消极抵抗还是得罪了江青一伙，说他在杨成武的指使下带枪冲钓鱼台。

这件事成了“杨余傅事件”的一个主要导火索。

文革开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信给毛主席说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书稿丢了。毛主席批给周恩来，周恩来让卫戍区查找，说戚本禹可能知道一些情况。傅崇碧在秦城监狱找到戚本禹，戚说是江青让取走的。满头大汗找了一圈，鲁迅手稿就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而江青却装着不知道，一再让查。傅崇碧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是她的女儿李讷接的，傅崇碧让她报告一下江青，说查清了鲁迅手稿，他们马上就到钓鱼台。

钓鱼台虽说当时是中央文革的所在地，但作为卫戍区司令员，也有权利进去，只是事先傅崇碧没有给江青直接通电话。但傅崇碧还是谨慎的，因为是两台吉普车，他到了钓鱼台门口又打了一个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秘书说可以进去。但江青一看来了四五个军人，就大怒，说傅崇碧到这来抓人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鲁迅手稿找到了，江青说这是小事，主要是要找毛主席的手稿。毛主席手稿找不到了，这可是大事，傅崇碧连夜报告了杨成武，去了三个车又到秦城监狱去捉戚本禹。戚说，我没有拿主席手稿，我拿的是主席文章的清样，不是手稿。杨成武叫傅崇碧汇报。汪东兴说是这样，让傅崇碧写个报告。这时天都快亮了。后来，傅崇碧才知道鲁迅手稿中提到了狄克。狄克是文革小组中大干将张春桥的另一个名字。

傅崇碧知道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得罪江青了。

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莫名其妙穿个军装，对傅崇碧下指示要给上街游行的造反派解决车辆。傅崇碧请示过周总理和军委几位老师后，没有理会江青的指手划脚。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几次。毛主席刚开始接见红卫兵时，几位老师也来了，为了让老师多和毛主席说会儿话，傅崇碧

没有理会江青让提前的催促，借口没准备好，让老师多和毛主席说几句。江青感到傅崇碧对她的话不怎么听，再加上傅崇碧一再倒向被打倒的和没有被打倒的老师一边，就更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总理交给傅崇碧一个任务，说是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部长呆的那个地方不行了，要傅崇碧给他们找个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把他们送到东高地，按照总理的指示给他们吃小灶，还给他们送每天的报纸。有一天，林彪问，第一书记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傅崇碧没说，说他没管。第二次林彪发了火，说你卫戍司令不知道谁知道？傅崇碧说，没交给我，我怎么知道？江青、康生也为这件事拍了桌子，叫傅崇碧交待。傅崇碧说，别问了。第三次又干起来，江青一伙让傅崇碧交待清楚，是谁让干的？傅崇碧说上边。哪上边？傅崇碧又不说了，他不能把总理交待出去。

经历过文革的那些搞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们都记得傅崇碧，都说他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积极的保护，那些原子弹的材料非搞烂了不可，他们这些科学家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呢。当时这些高级专家住在三个地方，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聂荣臻找到傅崇碧，对他说：要保护那些人和那些机密材料。傅崇碧记得那是1967年初，马上他就加强了警卫。他还遵照总理的指示把包括国务院部长省第一书记在内的30多人都给藏到东高地兵营里。另外就是那批关于原子弹的材料，叫造反派给搞走了，傅崇碧告诉聂帅后，聂帅说一定要搞回来，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搞回来。傅崇碧对总理说了，周恩来非常支持聂帅的意见。于是，傅崇碧派了20多辆北京吉普给追回来了，然后封闭起来。这都触犯了江青，她拍桌子说，红卫兵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光开红灯不开绿灯。林彪也批评了傅崇碧两次。但是周恩来、聂荣臻和叶剑英都是保护的意見，傅崇碧也觉得应该保护科学家。第二次要抓这些科学家时，聂帅还是打电话，让保护。傅崇碧悄悄地把这些科学家转移到七机部的楼上，刚开始用一个连警卫，后来他不放心，又调来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其它地方也加强了警戒。红卫兵要冲，傅崇碧说谁冲就开枪打谁，这是军事禁区。后来傅崇碧把这件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对。也汇报给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说对。江青却发了好大的脾气，说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你保护这些人是不行的。傅崇碧说他那时哪敢反对江青，对当副主席的林彪也不敢反对。他顶着脑袋干就是一条，周总理支持，老师支持。他已经感觉出那时中央有两个声音，对总理说我们那样受气。总理说，沉住气，不要紧。聂帅也说，不要紧，我们给你担风险。傅崇碧对总理说江青追得很厉害，总理说他们再问，你就说是我叫办的。然而就是在他被关起来最艰难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说他干的那些事是总理和聂帅的意见，他不吭声。

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

叶正光对聂帅攻得很厉害，傅崇碧就去问叶帅怎么办？叶帅说把叶正光关起来。他就带人去了，把其他人轰走，把叶正光关了起来。江青让放人。傅崇碧说不能放。江青就亲自在找傅崇碧谈话。那次毛主席在游泳池叫傅崇碧去。傅崇碧把这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问他手中拿的是什麼，他说我也没看，上车时红卫兵从车窗户塞进来的。其实傅崇碧知道是红卫兵画的百丑图。毛主席发火了，说这是丑化我们，都说朱毛一家，朱和毛能分开吗？这个百丑图是错误的。赶快打电话给陈伯达，不准印这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百丑图。毛主席问北京现在怎么样？傅崇碧告诉主席，说北京现在很乱。胡耀邦下跪，腿都跪破了。陈毅夫人挂着大牌子挨斗，坐喷气式。毛主席问，什么叫喷气式？傅崇碧说就是一边一个人按住中间的人头往下压，胳膊使劲往上举。毛主席问，红军时怎么斗地主的？傅崇碧说，游街，带高帽子。那时有沒有喷气式？没有。傅崇碧说了按总理指示安排省委第一书记的事，说主席，他们查我。哪个查？中央文革。哪个？康生。傅崇碧没敢讲江青。毛主席说：总理搞得很好，你也搞得很好。不要紧，再追，就说是我叫办的。毛主席又问，朱德现在还有大字报吗？有，名字都是倒着的，还划着X X。现在是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傅崇碧还讲了搞原子弹的专家以及知识分子都叫

臭老九，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傅崇碧说主席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说的。毛主席说你怕什么？这是我讲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傅崇碧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夜快结束了，他就没有去钓鱼台，直接回到了家里。虽然他知道江青正在钓鱼台办公。

江青心虚，卫戍区市府大楼到处找傅崇碧，找到他家，叫傅崇碧马上到钓鱼台来。追问傅崇碧为什么不先到这里？傅崇碧说天快亮了。江青问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傅崇碧说没讲什么，就讲了讲安定团结。江青更加生气，说老部长都到哪里去了？。赶快交待清楚。傅崇碧有了尚方宝剑，不慌不忙拿杯子喝水，说不知道。江青站了起来，陈伯达也站了起来。傅崇碧也发了火，把杯子一拍，说你问主席去。江青马上就软了下来，说你怎么不早说？周恩来当时也在场。出来后，把傅崇碧拉到车上，说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冷静？傅崇碧把主席的话讲给总理听，总理笑了，说你办得好。还有一次，傅崇碧救陈再道，一万多人斗，要把陈整死，傅崇碧把陈再道搞到电梯里，让电梯升到半截，谁也找不到。总理为这事也哈哈大笑。宋任穷也是傅崇碧给转移的。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黄克诚在医院里写了个条子说拉不出大便，想吃点苹果。傅崇碧跟他很熟，但不敢看他，就叫警卫买点苹果，乘专案小组不在的时候送给他，还叫警卫把吃剩的果核拿掉。没想到第二个苹果核就叫发现了，就追到傅崇碧这里。傅崇碧说旧社会还可以探监呢，他自己的钱，买几个苹果吃怎么啦？你又没有规定。江青、康生都不满意，说把文革小组比做旧社会。已经关起来的贺龙发高烧，周总理让他讲是不是让贺龙到301治疗？傅崇碧说他讲不合适。总理说你讲，意思是把贺龙交给卫戍区。江青说他这个坏蛋没有资格住301。总理不好再说话了，就叫傅崇碧想办法，找个医院。傅崇碧说军区总院也造反了，不行。我们卫戍区的师医院可以，没有造反。总理说：那好，就去那里。傅崇碧亲自去看的房子，很大，怕屋里太冷，傅崇碧又叫人拿来两个加热器。他不敢去看望贺龙，但从卫戍区找了一个很好的厨师专门给贺龙做饭。后来，造谣说傅崇碧和余立金勾结要把贺龙送到苏联保护起来。因此，江青多次火冒三丈地质问过。傅崇碧或者沉默，或者干脆叫他们问主席去。这时的傅崇碧已经知道他得罪了江青。他就想惹不起躲得起吧，谁知冤家路窄，上海造反派连着送给他两包材料，都是江青30年代当演员的材料，其中还有江青给蒋介石祝寿的照片。两次周总理都叫傅崇碧给江青送去。第一次江青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在会上发了一通火，说背后整老娘的材料。第二次送来的材料周恩来叫人加了密封印后请示江青，江青让销毁，还点名让傅崇碧到场。……

得罪江青的事很多。不说别的，就说握手，也得罪过江青，人家是握两只手，傅崇碧就握一只手。江青说，你们老红军，哪里看得起我们。还有一件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傅崇碧和汪东兴去了人民大会堂，主席问老师来了没有？说来了。在哪个厅？好久都没见他们了，很想念。你们去把老师找来。主席和老师谈话，江青不高兴了，叫傅崇碧去看看外面安排好了没有。傅崇碧到了外面，抽了支烟，回来说还没搞好。天安门前要搞一条路，部队安排就序才能叫主席检阅。傅崇碧想叫主席多和老师说一会话，就故意磨时间。40多分钟后才回去。江青又问搞好没有。说还没搞好。江青又让去看。傅崇碧又去转了一二十分钟，这才说搞好了。主席说，不叫我谈了，好不谈了，走上天安门。后来傅崇碧恢复自由后，碰见江青，江青握着傅崇碧的手，说咱们是老相识了。确实是老相识，在延安时，傅崇碧就认识江青，但他想起江青的所作所为，没有吭气。江青又说：你出来是我讲的。傅崇碧说：我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就不说感谢江青，心说你把我整得够呛，要不是你江青，我还进不了监狱呢。江青一听这话，连忙把手抽回来，脸拉得老长。

直到出来以后，傅崇碧才知道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可他和余立金以前连认识也不认识，文革中余立金担任空军政委，这才有一些不多的工作关系。与杨成武认识较早，但也不在一起工作。这“杨余傅”真是生拉硬拽也扯不到一块。

傅崇碧想起他老往西山跑，和几个老师吃过饭照过相，然后把照片就压在玻璃板底下。把他关到东北时，看守人把相片放得很大，叫他反戈一击，审问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只要说了搞了什么阴谋，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不承认有阴谋，只是发火，质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犯了什么罪？审问人说他造反。他说你们才造反呢，就要走，不谈了。两个战士拉住他的衣服。他说，你们枪毙吧，朝这胸口打，蒋介石日本鬼子没打死我，让你们打死算了。因为他态度始终不好，连着换了五六个地方，关了七八年。

傅崇碧在京西宾馆住了半年多。有一次杨成武一家和傅崇碧一家一起去看望聂帅，聂帅指耳朵说，只带耳朵别带嘴。大家都不敢深说什么了。“杨余傅事件”不就是要揪几位老师当“黑后台”吗？

然而长长的噩梦毕竟过去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三位将军平反，恢复荣誉。

此后不久，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9年3月，党中央专门发文，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 《党史博览》 2006年9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